

绣像本

中华传世

红楼梦
小说

【梅兰佳话】

清·曹雪芹撰

中国文联出版社

I742
5

P

绣像本

中华传世
小说

红楼梦

梅兰佳话

中国文联出版社



序

自来传奇，初非实有是事，亦非实有其人，大抵境由心造，以抒其胸中之学。吾友曹子梧桐，洵翰苑才也。厄于病，自食飧后即谈心进取。庚寅岁其病愈剧，余适馆于家，时染病在床，不能行动，遂坐床凭几，信笔直书，探此一段佳话。虽非诗古文词可传后世，然其结构有起有伏，有照有应，非若小说家径情直叙，一览索然。余阅之，把玩不置，劝其付之剞劂，公诸同好。梧桐曰：『此弟游戏之作，若付之剞劂，实足令人喷饭。』其事遂寝，越丁酉岁，遂赴玉楼之召，余捡其遗稿捧读数次，不甚扼腕，因为之校正以待梓。是为序。

时道光己亥年菊月古云赵小宋拜撰

目 录

第一段	坦东床梅家结好	迁西泠兰氏定居	(一)
第二段	游西泠癸翁归隐	开东阁密友论交	(三)
第三段	憩茅屋逋仙接引	过溪桥癸叟皈依	(五)
第四段	花朝节郊外寻春	贯酒亭溪边遇柳	(七)
第五段	曲江有约赏烟花	如玉无情对桃李	(一〇)
第六段	柳曲江赞美人	梅如玉怜好梦	(一二)
第七段	销魂院频驰意马	延秋馆始遇情魔	(一五)
第八段	梅如玉降心桂蕊	桂月香留意梅君	(一七)
第九段	咏牡丹句中有句	赠海棠情外留情	(二一)
第十段	松风欲合二姓好	艾炙伪作两边书	(二五)
第十一段	松翠涛为花乞命	桂月香入庙焚香	(二七)
第十二段	桂月香作诗寓意	梅如玉观鱼微吟	(二九)
第十三段	桂蕊欲作幻想诗	松竹齐到销魂院	(三一)
第十四段	索诗源论可生风	行酒令情深怀古	(三四)
第十五段	种翠馆良朋仗义	销魂院竟夜谈心	(四〇)
第十六段	隔蓝桥月香莫靛	游西泠如玉省亲	(四二)
第十七段	遇美人天台无路	咏西子古寺造因	(四四)
第十八段	瘦翁喜逢乘龙客	雪香得近自芳馆	(四六)
第十九段	嶰谷出金见桂蕊	山岚泛宅到西泠	(四八)
第二十段	梅雪香静夜听琴	兰香谷重阳联句	(五〇)
第二十一段	梅雪香自呈诗稿	自芳馆细费评论	(五二)
第二十二段	兰瘦翁西湖返棹	梅雪香北舍挥毫	(五四)
第二十三段	假秦生倾心求见	好芷馨用意周旋	(五八)
第二十四段	思睹面雪香染病	劝行权芷馨进言	(六〇)

第二十五段	雪香立等意中人	猗猗初见天涯客	(六二)
第二十六段	猗猗还稿遣芷馨	雪香因问誉桂蕊	(六四)
第二十七段	慕佳人花信求婚	逞绝才雪香拟古	(六六)
第二十八段	兰猗猗论琴入妙	梅雪香取才从宽	(七二)
第二十九段	猗猗粉本画鸳鸯	芷馨良夜送云雨	(七四)
第三十段	就寢室猗猗待慈母	守旧约桂蕊待梅郎	(七六)
第三十一段	遇山岚因里话因	辞雪香误中又误	(七八)
第三十二段	兰猗猗闻故自悔	梅寻香访父遇仙	(八〇)
第三十三段	翠涛独自寻良友	菊婢中途遇故人	(八二)
第三十四段	翠涛阻雪赋新诗	雪香泊船逢故人	(八四)
第三十五段	得真信雪香悼桂蕊	寻旧姻瘦翁到罗浮	(八六)
第三十六段	西子庙二美识面	自芳馆两人含情	(八八)
第三十七段	试鸿博联缀魏科	念糟糠力辞相府	(九一)
第三十八段	梅雪香重到西泠	兰瘦翁初识快婿	(九三)
第三十九段	会佳期得遂夙姻	谒山岚重逢桂蕊	(九五)
第四十段	返罗浮妻妾齐美	告终养翁婿同居	(九八)

第一段 坦东床梅家结好 迁西冷兰氏定居

河南郑州，即春秋时之郑国也。有兰姓者，为此地望族。昉於燕姑梦兰而生穆公，后世因以为姓。在春秋时，得蒙宣圣，一顾援琴，而歌其美。战国时，灵均大夫深佩服之，厥后右军与之修褻，谢氏置放庭，盖因一与晋接，直如荀令公香三日不散故也。后裔有兰瘦翁，性幽闲，慕罗浮仙迹，遂移家居焉。居近梅氏，与梅癯翁义气相投。

一日，夫人池氏夜梦日月并行，方诧异间，忽见日光闪烁，坠于梅家。少焉，月影困乘，投于怀内。又见一老人手持长绳，将怀内中月系住，牵到梅家去了。夫人一惊而寤，寻思一会，不知是何兆验。听得床中绛帙唧唧齐鸣，院外黄莺问关对语。整衣出户，东方既白，急推瘦翁起，为言幻梦。瘦翁亦不以为意。越数月，夫人自觉有身。再数月，梅癯翁夫人冷氏产一男。方其生也，有鹤集於庭，癯翁心异之。兰瘦翁闻癯翁生子来贺曰：『闻君得一雏凤，不胜雀跃。君人瓣香，幸有替人矣。』癯翁曰：『年近四旬，始生一子，譬如萌芽初出，要受许多雨露，方能溢长，待得为枝为叶，几乎望得人眼欲穿。』瘦翁曰：『木之深者枝必茂。吾兄素有栽培，令郎必如蒲芦之易生，且为枝为叶。兄尚可望，似我无望者何如！』癯翁曰：『闻嫂夫人分娩已近，兄亦不为无望！』瘦翁曰：『兄言诚然，但璋也，瓦也，尚在未定之天，恐终成虚望耳。』癯翁曰：『北堂葭草定兆宜男，兄不必过虑。瘦翁辞归，癯翁入内视其子，命名如玉，字雪香。』

数日后，兰瘦翁独坐书室，忽闻异香喷鼻，清若兰麝。方惊异间，青衣婢出报曰：『夫人产一小姐矣。』瘦翁意甚不怪。梅癯翁来贺曰：『恭喜吾兄生一翰林矣。』瘦翁曰：『兄错听了，乃是女儿。』癯翁曰：『兄不闻翰林声价抵千金乎！』二人失笑。瘦翁曰：『古人谓生女为弄瓦贱之之辞，何千金之足云。且我年已四旬，生个赔钱货，何足为喜。』癯翁曰：『古人云：生男勿喜，生女勿悲。兄忘之乎。且古来好女儿无殊，奇男子如木兰从军，缙紫救父，曹大家淹通经史，黄崇嘏声蜚翰苑，彤管流辉，不一而足。兄何以女轻之耶！』瘦翁曰：『此乃天地间罕见之奇，谈何容易。即是如此，到底生女不致生男之贵。』癯翁问取名否？瘦翁曰：『尚未。』癯翁为取名猗猗，字香谷。瘦翁曰：『好个幽雅名字，恐小女儿不能称也。』二人复谈叙一回方散。

光阴荏苒，两家子女俱过周岁，虽在襁褓中，梅雪香已觉冰肌玉骨；兰香谷亦复竞体馥芳。父母交相爱悦。这里说兰氏好朵奇葩，那里说梅家好株玉树。一日池氏悟及前梦，谓瘦翁曰：『前梦老人持绳，将我怀内月牵到梅家，莫非应在女儿因缘。吾见梅家小儿，甚是清秀，与订姻盟何如？』瘦翁称善。又过月余，是暮春天气，梅癯翁作溪上游，命仆请瘦翁偕往。二人同至溪边，只见芳草极目，杨花扑面，沿溪一带人家，不过数十户，牧童驱犊，蚕妇采桑，却有一些逸趣，都是自然画图。二人行尽情溪，同上峻岭，不数步见一茅庵，庵名『如愿』。破扉两扇已就倾斜，登其堂佛面蒙尘。相与小憩其中，为凭吊者久之。瘦翁笑谓癯翁曰：『此庵名为『如愿』，但不知弟有一愿可能如否？』癯翁问有何愿？瘦翁曰：『罗浮一村惟弟与老兄差同臭味，其余率多理俗，因不揣寒微，欲与兄结朱陈之好，不知可能如愿否？』癯翁曰：『不敢请尔，固所愿也，但欲来一媒妁，惜无知心良朋。』瘦翁曰：『割襟亦可定聘，』

至若媒妁，异日缓缓觅之，未始不可。」时日已西沉，遂同沿溪而归，即择吉日，梅家以双股金钗一支，兰家以玉如意一柄，交相为证，於是梅兰之婚姻定矣。

居无何，郑州兰氏大修宗谱，驰书召瘦翁，瘦翁遂挈家回原籍。年余，有豪某，闻瘦翁贤，强欲置之幕下，瘦翁羞与为伍，不就聘。而豪某声势逼人，瘦翁恐其辱己也，遂迁於楚之云中。又年余，豪某得其踪迹，又使人罗而致之，瘦翁不可。豪某怒将设计陷之。瘦翁知之，复逃至湘南，更姓贾，号通翁，至是人不复知有兰瘦翁矣。湘南之地本屈名区，后来泾渭杂去，清浊不分，有茅氏、艾氏、萧氏互相标榜，朋比为奸，更有藤氏、罗氏为之爪牙。数家见瘦翁清洁，欲引以自重，瘦翁杜门谢客，嫉之若仇，无奈愈相缠绕，锄之不去。瘦翁乃叹曰：「居必择邻，斯言不谬。骚经有云：『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真化为萧艾也。』」正今日之谓矣。」乃复徙居于海水之间。

初，瘦翁之回郑州也，梅癯翁遇郑州商人，托致书放兰氏。及商人回郑州时，瘦翁已迁居云中，商人亦不复至罗浮。癯翁见无回音，心甚怅然，嗣后绝无便鸿，遂未专邮修候。瘦翁屡经播迁愈远，亦未寄缄于梅。二家虽为姻亲，不通音问者十余年。比及迁居澧水，猗猗已长至十六岁，生得情致幽闲，德性贞静，蛾眉和新月同弯，鸦鬓与浓云共扫。白凝梨面，还将胜西子三分；红晕桃腮，却不向东风一笑。倚碧槛，以芳含水仙共丽；启朱唇，而气馥蕙质同清。抑且才同柳絮，谢道韞之吟句，可双韵寄梧桐。蔡文姬之辨琴，有二挥毫学夫人之格。最爱簪花作赋，妙捷好之思，无庸起草，真个人间少有，天上难寻。有婢芷馨，丽而知书，猗猗雅爱之情同姊妹。偶见小园桃花正放，填《蕙兰芳引》一阙以赏之。其词云：

霞灿芳园映佳丽，翠楼朱户，偶卷起湘帘。人面花光，暗度春风，买笑看一半。娇红欲语，喜芬芳满目，人在武陵深处。御苑助娇，唐宫销恨，凭他一晤。更斑管蛮笺，谁写断肠旧句。主人珍重，深为藏护问何人，敢到天台仙路。

填毕署尾写《猗猗偶题》。草稿夹在《韵府》书中，也未介意。有荆棘生者，父荆榛在朝当路，权倾一时，喜刺，人见者辄避之。荆棘倚父势欺侮乡里，然见兰瘦翁独敛，手执弟子礼。瘦翁见其不忘恭敬，亦不深为拒绝。一日，荆棘向瘦翁索借《韵府》一部，瘦翁与之，不知中有猗猗词曲也。荆棘偶翻阅《韵府》见之，自思曰：「通翁家无多人，而猗猗二字又关女即名号，此必贾通翁之女所作无疑。才既佳，貌亦必美，欲作求凰计，舍此吾谁与归。遂央人向瘦翁道及，瘦翁曰：『以荆公子声价，非不欲附女萝，但小女已许字罗浮梅氏矣。』其人默然退以告荆棘，棘爽然自失，傍惶无计。其人曰：『以公子气焰，何求不得，譬如奕棋宜争先乎。』荆棘猛省，遂托制府葛公，复申前议，将欲以势迫之。瘦翁从容缓议为辞，归叹曰：『荆棘勾衣兼之，滋蔓难图，如不早为之所，将不能脱身矣。遂幕西泠幽闲，徙家而去。』

第二段 游西冷癯翁归隐 开东阁密友论交

罗浮二山冈峦葱蔚，赵师雄得遇仙姝，至今传为美谈，即其地也。中有一村，名曰梅村，盖因梅氏居址得名。后梅氏支派或泛宅于西湖，或聚族于瘦岭，此处瓣香，仅留一线。有雪香生者，梅家之公子也。名如玉，字雪香，性情恬雅，繁华不竞，人因呼为『酸子』。嗜书籍，尤好吟咏。有书室号『素笑斋』，自题其额曰：『疏影横斜处』，又题对联云：『看十月先开，待吹出笛声三弄；问几生修好，倒锄来月影一帘』。雪香寝食其中，绝不稍于俗务。父癯翁见其必迹双清，才华魁世，已知克继家声，不畏摧折，遂有归隐之思，谓夫人冷氏曰：『余欲至西冷一游，家事可听儿发落。余明朝即行也。』冷氏曰：『仆从可带几人？』癯翁曰：『不用仆从。』冷氏曰：『行李何人担负？』癯翁曰：『到处纸帐皆可栖迟，何用行李。夫人勿忧。』冷氏曰：『此行何日返掉？』癯翁曰：『经年累月不能定期。』冷氏曰：『吾儿与松、竹二子，谊同兄弟，明早请来作别，亦可托以家事。』癯翁曰：『松挺英姿，竹标劲节，自是吾去后家事，彼必关切，何须召彼，多此一番周旋。』乃命童儿鹤奴『到素笑斋召雪香至。冷氏曰：『尔父欲只身游西冷，归期又经年难定，我实放心不下，尔意若何？』雪香曰：『爹爹年过花甲，只宜仗履优游，何必作此远行！』癯翁曰：『吾生平未尝株守家园，此行何独阻我？』雪香曰：『一路风尘恐难禁受。』癯翁曰：『吾不畏雪霜，哪怕风尘。雪香曰：『爹爹年老气衰，今非昔比。』癯翁曰：『汝恐我零落他乡乎？十年前遇一方士，赠我寒消九九图，谓八十一岁后，方成朽木枯根。以今计之，尚可迎岁二十年，尔不必忧。』雪香曰：『虽则如此，必须仆辈同行。』癯翁曰：『吾意已决，不必多言。』冷氏及雪香又多方劝阻，癯翁蒂固难摇，决意只身独往，雪香不敢再劝，乃曰：『爹爹远行，何以教诲孩儿。』癯翁曰：『别无所嘱，但望汝立品耳。吾先人世守清贫，不与尘俗为伍，故高人逸士往往结为良朋，如林和靖、何水部、张功甫等不一而足。近来二十四番风气种种不同，大抵春风买笑，秋水伤情，在汝宜栽培根抵，不为动摇。庶乎奕叶弗替家声，汝其勗之，勿忘训戒。』雪香曰：『谨受教。』时漏下三更，各自就寝。次日早餐后，癯翁与冷氏话别出门，雪香送至折柳桥边，癯翁遂飘然去。

雪香凝望久之，怅然而返，行至长青岭头，一遇松、竹二子於清泉翠径之旁。松名风，字翠涛，为人气节轮困，襟怀磊落，尤喜当风披襟长啸，且猛而多力，矫若游龙。重友谊，为人谋事，每一木独支，真天下有心人也。竹名筠，字嶰谷，性情潇洒，风骨干霄，节真心虚。长于音律，真不仅为佳士。二生与雪香臭味相同，订为契友。是日松抚清泉，竹立翠径，正欲偕至雪香家，共谈风月佳趣，不意相逢道左，松、竹笑迎曰：『梅酸子适从何来？』雪香告以癯翁游西冷之故。松曰：『何不遣人召我与竹兄共唱渭城，殊深怅怅。』雪香邀二人来家，竹曰：『邂逅相遇与子偕臧。』遂同到素笑斋，分宾主坐。雪香命童儿鹤奴烹茶。松曰：『茶品不一，若红梅，若素梅是雪香老弟家园风味，究之咀嚼，绝无佳处。』雪香曰：『我家红梅、素梅风味固不佳，但较翠涛兄家松萝何如？』松曰：『松萝如布帛粟菽淡而不厌，何可轻视耶？』竹曰：『翠涛、雪香不必争论，吾当向陆羽老子辨其位置，俟异日告君等以优劣之

殊。』松与梅俱颀解，雪香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松笑曰：『若非嶮谷老弟妙语诙谐，怎能索得酸子一笑。』雪香曰：『昔日包公一笑，人比为黄河清，盖不苟笑故也。翠涛乃以不笑嗤我不亦左乎！嶮谷你说说看。』竹曰：『不笑固可佳，但我有一事为你愁。雪香曰：『愁着何事？』竹曰：『愁明日兰家娘子，恨你闺房之中，绝少风情。』松大笑曰：『嶮谷老弟的是可人，但兰家自徙居郑州原籍之后，十余载不通音问，恐兰家娘子在幽谷中，已被他人折去，不复为雪香有也。』二人拍掌大笑，雪香亦莞然。竹曰：『雪香年迎弱冠，宜谐琴瑟，而令岳家自徙去后不知何故，竟无音耗。癯翁老伯性疏放，日穷山水之游，并不一字问讯，真似人间天上，隔绝霄壤。日复一日，难免冰泮梅飘之叹。候老伯西泠回，我当为雪香言及此事，央媒妁至郑州，共定星期。雪香得早遂桃夭，岂不是好。』松曰：『嶮谷此言是也，为朋友理合于此尽心。我见世俗之人，每每里巷征迷，饮食游戏非不热闹，至若朋友之事，漠不关心。古人所谓面朋面友比比皆是，最足令人生厌。我虽不才，颇慷慨激烈，遇有朋友之事，虽不相涉，必横枝儿着紧，决不杨柳随风，毫不为人支持也。』雪香曰：『世上更有一种趋炎附势之人，当其人有声有势，则胁肩谄笑，交之惟恐不深，有时进腴词以悦其心，有时效小忠以固其宠，及其人声势一去，则反眼若不相识。甚至其势穷时，迫欲为将伯之呼，彼且袖手旁观，绝不为援。或有求，转加恼恨，继则凌辱呵骂，在所不免。此等人视面朋面友，更属齷齪。自我看来，处世缔交之道，宜忘情于繁华之中，绝无俗态。共扶持于风雪之内，时见素心。庶乎，君子之交谈以成，不若小人之交甘以坏也。』竹曰：『雪香，你说说胁肩谄笑，其人固属可鄙，然亦由与之交者，喜奉承耳。平居妄自尊大于劝善规过之人，绝不相与，于是心藏叵测者，进所可亦可，所否亦否，曲意承顺，大而望其提拔，小而贪其饮食，比匪之伤所由，不免我谓为人处世节不可不贞，心不可不虚，庶可受良朋净友之益。彼胁肩谄笑者，何得乘隙而进哉！』松曰：『嶮谷老弟所说，归重立身诚为不刊之论，此即孟夫子所云：端人取友必端之意。我辈当见诸躬行，不徒托之空言也。』雪香曰：『畅快！畅快！』三人复促膝谈心，尽欢而散。

第三段 憩茅屋逋仙接引 过溪桥癯叟皈依

梅癯翁风餐露宿，将近西泠，行至一处，平芜千里，绝无人烟。时日已黄昏，栖息无地，正惊惧间，隐隐望见岭上火光透出深林，知是村落。急觅路投之。至岭上，则见茅屋半间而已，当门唯有一鹤，见癯翁至，长鸣数声。少时，一叟出，鹤发童颜，飘飘然有仙气，笑谓癯翁曰：『老人早知君欲投宿，必寻到这里来，但似此蜗角蚊蝶，岂能相容，君可向别处去。』癯翁告以别无村店，叟指岭之西，曰：『兀的不是人家？』癯翁于星光之中，凝眸审视，若隐若现，果然不下数十家，遂拱手谢叟曰：『烦指引。』叟笑曰：『此处人家尽可留宿，切莫再来我这里，决不相容也。』癯翁别去，望岭西有人家处行，愈行愈远，行过里许，尚觉那些人家，依然若隐若现，自付曰：『星光之下怎能望见许远人家，莫非路走差了。再向前急行，一会则见那些人家相隔不过一箭之远，心甚喜。及趋至，乃是茂林密树，绝无村庄，听得鬼声呜呜，虫鸣唧唧，惊心动魄，毫发俱惊，乃曰：『不意此老竟赚人若斯耶！』不得已寻旧路而返，至则老叟策杖立于门首，笑迎曰：『说过切莫再来，何又返耶？』癯翁曰：『岭西并无人家，老翁何故赚我？』叟曰：『君未寻到尽头处，若到尽头处，自有村落。』癯翁曰：『走三家不如坐一家，我再不学那现钟不打，再去炼钢的了。』叟曰：『必欲借一宿，当为我即景一吟。』癯翁乃口占二绝云：

溪头日落已黄昏，

茅舍蜗居绝远村；

漫道山人无伴侣，

夜深还有鹤司门。

远树翻疑舍宇遮，

宵征那辨路途差。

即今莫漫寻栖宿，

一夜酣眠处士家。

叟笑曰：『君清才敏绝，信是可人。』遂延癯翁入见，满室清虚，一尘不染。有对联云：『清留月影锄三径，寒共梅花老一生。』叟问癯翁姓字，且询以将欲何往。癯翁以实告，因问叟，叟曰：『老人姓林，与君先人有通家之好。』癯翁曰：『翁年几何？』叟曰：『不知历几甲子矣。』癯翁不知是仙是佛，心甚异之。叟命癯翁就寝，及天微明，癯翁恍惺闻呼曰：『梅癯翁可起行也。』猛开倦眼，见身卧草茵，茅舍全无，司门之鹤犹隐隐在云端飞绕。正纵目仰观，忽片纸扑面飞来，落于草际，拾起视之，中有四语云：『问我何人？和靖后身。』

西泠之北，三度梅春。

癯翁阅毕，喜曰：『吾只身作西泠之游，原欲不食人间烟火，今幸和靖先生预导先路，从此皈依，何难酬愿。』遂复向西泠而行，越两日，复至一处，崇山茂林，葱蔚深密。癯翁思和靖先生当必在此。日沉天暮，遂不向人家借宿。时值初旬，斜月半圭，犹挂树杪。癯翁趁着月光，入山深处，只见丛林有人走动，私心窃喜，以为必是和靖先生。

忽听风响处，跳出二人，伸拳勒手，乃山贼也。一名山魑，一名木魅，正欲出山寻华屋打劫，不期癯翁与之相遇，喜曰：『送买路钱者至矣。』见癯翁并无行李，遂遍身搜寻，却也绝无金银，气二人顾谓曰：『此人何一寒至此。』谓癯翁曰：『听尔声音乃远方人，空身夜行，必是丧家之狗。尔尽跟我作一伙伴。』癯翁固不可，山魑怒曰：『我本欲留你一条活命，汝真不识好，留汝哪有用处。』遂举刀刺之，忽虎啸一声，跳出林外，向二贼张牙舞爪，贼惊走。癯翁昏绝地上，少时苏醒，手足失措，乱窜林中。听得鹤唳数声，以为和靖先生去此不远，心稍定，坐以待之，亦绝无影响。

比及天明，方觅路而走，行里许前临大溪，溪上有木桥，癯翁欲行过桥去，桥木已朽不堪行，乃转身觅路，忽背后有人呼曰：『梅癯翁不在此处歇脚，更欲何往？』癯翁急回头看时，见和靖先生披鹤氅隔桥端坐，一鹤镇踞于前。癯翁遂倒身下拜，乞为接引。和靖曰：『尔且过桥来。』癯翁曰：『桥木已经朽坏，怎好立脚。』和靖曰：『尔但行，且勿忧。』癯翁深信和靖，遂放胆走来。将近彼岸，桥木忽断，将癯翁跌在水中，方惶惧间，觉已立于和靖先生侧矣。回视桥下，又有一癯翁浮于水面，不胜惊疑。和靖笑曰：『尔今日方脱凡根，不须疑虑。』癯翁跪请皈依，和靖乃挥麈尾谓之曰：『佛传衣钵，必先忏悔。吾今托为坐禅，尔试参之。』癯翁请说妙法。和靖问曰：『犯口过否？』癯翁曰：『嫌压琼枝频骂雪，怜摧玉蕊暂呵风。』又问：『犯淫过否？』曰：『尝招月姊横疏影，喜傍封姨送暗香。』问：『犯杀过否？』曰：『偶曳长条打孤鹤，偏教冷艳饿寒蜂。』问：『犯身过否？』曰：『溪上赚他吹笛客，岭头欺遍咏花人。』问：『作如何究竟？』曰：『枝残蕊破多生子，花落魂消尚有心。』问：『作如何解脱？』曰：『纵有月魂都是梦，不逢春信本无香。』和靖喜曰：『尔真能十根断六慧通也，吾今还你个叶落归根吧。』遂同往西泠北去，不知所终。

第四段 花朝节郊外寻春 贯酒亭溪边遇柳

梅如玉自癯翁游西冷去后，与松风、竹筠二子往来愈密。坐谈时，诗书供其采摭，风月助其吟咏。一日如玉独坐素笑斋，松风排闼而入，大呼曰：『雪香真如世外佳人，不轻向人间挪步，我松翠涛今日特来索笑也。』雪香曰：『翠涛今日来何早也？』松曰：『听得春来春去一半，我为春光惜，故特早来，欲与你共惜之。』雪香曰：『今日花朗，我倒忘记了。翠涛，你真真是有心的人，我家沁香园杏花正开，可呼酒以赏之。』松曰：『无庸小小沁香园，怎容得许多春色，必须携酒作郊外游，方消受得数十里的风光。』雪香曰：『如此说，当约嶰谷偕往。』松曰：『更佳。』遂命鹤奴持筒招竹筠其略云：

一年春色都附花朝，我辈偶尔混迹红尘，何碍英雄本色。迹际天朗气清，游人济济，陌上帽影鞭丝，绎络不绝。若独株守空山，怎不教人冷齿。特此专札，邀阁下作郊外游，幸无阻兴，令东皇笑我辈寡情也。

竹筠见札即至，谓二生曰：『我方欲到翠涛家，将出门遇鹤奴持筒至，不然几乎空走一回。』雪香曰：『嶰谷，你好痴，你若到翠涛家定非空走。』竹筠曰：『翠涛到这里来了，我去如何不是空走。』雪香曰：『有嫂夫人在哩。』竹大笑，松亦笑曰：『不意雪香为人恬淡，亦能作风流蕴藉语。』竹曰：『要走就走，不必闲话。』松曰：『我有一事与雪香相商。』雪香曰：『何事？』松曰：『家中可有酒否？』雪香曰：『有。』竹曰：『翠涛真是酒鬼，这里又非你家，倒老实得狠哩。』松笑曰：『昔人欲饮酒，当谋诸妇，若是在我家，我必与妇谋，今在雪香家，故不得不与雪香谋也。』雪香曰：『翠涛利嘴报复好快。』竹曰：『再说一会，今天过了。』雪香遂命鹤奴携酒同游郊上。则见：

几树棠梨，半湾杨柳，趁薄暖而粉蝶翩翩，冒轻寒而游丝袅袅。香合绣野，狂蜂合花影齐飞；草满平芜，翡翠共湖光一色。黄莺乍啭，巧弄金梭；紫燕初睇，频抛玉剪。帘隐杏花之市，前村沽酒人家；萧吹桃叶之溪，到处卖扬风景。遍千山今万山，迷十里兮五里。那管红尘拂面，帽影鞭丝；都从紫陌寻春，衫轻袖窄。鸭头水暖，绿波荡漾片踪来；雁齿桥横，碧树参差骄马过。时见芸窗才士，幕结青油；更教坊阁名姝，钱分白打。红裙翠袖，行将小婢当头；雾鬓云鬟，笑向邻媛低语。朵朵莲花，步缓轻盈，一半情人扶。双双柳叶，眉舒羞涩，几分防客看。真个风景宜人，益信阳春召我。

三人一路玩赏不尽，行过溪桥，有一小亭，前临绿水，后枕溪山，中列石桌、石几，四面石栏，旁竖小碑。三人抚碑读之，乃是赵师雄遇美人处，后因慕想不置，遂建亭焉。题曰『贯酒亭』。虽在繁华场中，倒也十分幽静。雪香命鹤奴将携来酒肴排上，三人小饮其中。竹曰：『有酒无诗未能遣兴，益将贯酒亭为题，作诗纪之。』松曰：『嶰谷所说甚佳，登高作赋，临流赋诗，是我辈本等事。雪香，你带有纸笔否？』雪香曰：『有。』松曰：『快取来，各作一首。』鹤奴将纸笔呈上，三人吮笔起草，雪香先成功，以示松、竹。

仙子行踪等翠萍，

临溪千载剩空亭。

早知奇遇都成梦，

悔不相逢总莫醒。

松笑曰：『雪香欲梦不醒耶！处世若大梦，问是谁个醒来。』竹曰：『翠涛，你诗还不做，只顾闲谈。』松曰：『你做起了。』竹曰：『已做起，你看。』

浅淡妆成百媚娇，

相逢自觉暗魂销。

美人到底无情甚，

只伴檀郎醉一宵。

松曰：『齰谷，你说无情，这样无情的，你遇着几个？我的诗尚未做，就你的意思翻作一首吧。』酒家相伴话平生：不是无情是有情。今日空亭留一醉，当楚哪有佩环声。

竹指雪香曰：『虽无佩环声；却有个美人在此。』雪香曰：『这个美人与嫂夫人交好。』松笑曰：『酸子也不酸了。』竹曰：『想是醋吃完了。』三人失笑，松曰：『酒来。』鹤奴换壶上，复满酌，各饮数巡。忽一人着翠袍，缓步溪头，竹与相识，呼曰：『柳曲江哪里去？』

且说此人姓柳，名衙，字曲江，节操虽不及竹。却也风流自赏，淡雅宜人。好着白衣，随风飘荡，故竹与之为好友。时闻竹呼，遂走至亭前，松、梅亦离座相迎。竹谓梅、松曰：『此柳曲江也。住长堤，去此地不远。』松、梅齐声曰：『久仰，久仰。』竹又指松、梅，谓柳曰：『这位松翠涛，这位梅雪香。』柳曰：『齰谷尝道及二位品望，不胜景慕，今得瞻韩，何幸如之。』松曰：『曲江不嫌杯残炙冷，可入席坐坐。』雪香欲让杯于柳，柳曰：『我与齰谷共杯。』松笑曰：『合番杯不过如此。竹娘今日嫁柳君矣。』竹曰：『翠涛总好谑，与曲江初相识，何便乃尔。』柳曰：『善戏谑兮，不为虐兮。』雪香曰：『曲江便宜了你。』松、柳大笑，遂相为献酬。柳见三人诗句，赞曰：『载酒吟诗，真是文人快事。』雪香曰：『曲江也作一首。』柳曰：『学浅才疏，况且崔题在上，续韶似可不必。』竹曰：『已属相知，何必推却。』柳笑曰：『如此则班门弄斧矣。』松曰：『你非木匠，这里也没公输，请速作。』柳乃作一首云：

一醉酒家天欲明，

醒看月落共参横。

建亭空纪相思梦，

那似当时不遇卿。

松曰：『诗笔清新，真是懈谷友矣。』柳曰：『过誉，过誉。』雪香复呼酒来。鹤奴曰：『冷了。』雪香曰：『寻些枯草，再热一热。』鹤奴曰：『热过数次，枯草都寻尽了。』松曰：『令人兴阻。』柳曰：『此处去寒舍不远，可同到舍下，再畅饮一回。』松曰：『雪香你怎好叨扰曲江，但我辈不必作此俗态，好同去也。』雪香命鹤奴收拾杯盘，携了回家，已与松、竹向柳家而去。

第五段 曲江有约赏烟花 如玉无情对桃李

雪香及松、竹同到柳家，柳曲江道人书室，室名『泄春轩』，题其额曰『嫩金』，旁有对联，乃李义山诗也。曰：『已带黄金缕，仍飞白玉花。』雪香曰：『曲江真雅人深致。』少时茶罢，曲江入内去了。松曰：『柳曲江风流可爱，宛似张绪当年。』竹曰：『我竹癖所交的朋友，哪有错的。』松曰：『你与我相交，你就错起。』竹曰：『更是不错。』少时，柳出谓竹曰：『不知兄等今日作郊外游，未曾办得一毫肴撰，率尔邀到舍下，殊觉不恭，我引兄等到一处所，可以酬酒，并可以赏春。』松曰：『有此妙境，何不早去。』竹问柳曰：『是何地方？』柳曰：『离此不上半里，有个青楼甚佳。』松曰：『如此我不去。』柳曰：『翠涛襟怀浩荡，何竟是个道学先生。』松曰：『我与癖谷年稍长，入此烟花队里，可信把持得定。雪香年幼，且未尝过此中滋味，倘引开了情窦，惑于其中，甚非你我为朋友的道理。且异日瘪翁老伯回时，你我将何颜以对。』柳曰：『这却无妨，昔日骚人才子如杜子美、李太白、元微之、白乐天、苏东坡、陆放翁等，动辄挾妓以游，今为此行，似亦无伤雅道。』竹曰：『曲江所言亦是，且我观雪香为人，恬淡寡笑言，凉不致溺于其中。此番举动，正如今早所示杞云，「偶尔遗迹红尘，何碍英雄本色」。翠涛你不必过拘。』松顾雪香曰：『雪香，你可自信否？』雪香曰：『请尝试之。』于是四人携手同行，不过半里之遥，已到门首，恰遇院中一个小厮出来，柳生是来过认得的，便叫：『柳相公，怎轻易不到这里来？』柳问：『你家桃姑娘、李姑娘在家否？』小厮曰：『在家。相公请到里面持茶。』四人遂一齐走进。原来院有二妓，一名桃根，一名李萼，虽非倾国倾城，却也算得教坊魁首。箫管歌曲，件件皆精，但不解吟咏耳。小肠引四人入内，呼曰：『桃姑娘、李姑娘，西门柳相公同三位客来了。』只听角门一声，二女齐出，笑迎曰：『柳相公，是哪阵风吹得来的。』忽见雪香在旁，凝眸半晌，私相语曰：『好个体面哥儿。』柳因指三人，示二妓曰：『这位松相公，这位竹相公，这位梅相公。』桃含笑曰：『梅相公合众位相公请坐。』柳复指二妓曰：『这是桃姑娘，这是李姑娘。』松顾柳笑曰：『桃李尽在公门。』竹曰：『虽在曲江门下，却已下自成蹊矣。』李曰：『都是些读书相公，会讲文哩。』桃曰：『相公们平日在家讲的文，今日都背来了。』合座大笑。

雪香独向隅而坐，低头不语。桃曰：『相公们只管说，可怜冷落我梅相公。』竹曰：『雪香，只管放老气些，莫作新嫁娘模样。』松曰：『我先所言固是正理，但既到这里来，也要风流点，莫把你的酸气带来了。』柳曰：『雪香初来，这也难怪。』李曰：『又道是无酒不叙情，相公们吃酒不吃？』柳曰：『特来吃酒的。』桃遂命小厮办酒。不一时排上筵席，依次而坐。雪香让柳坐，柳曰：『今日是我的薄东，我在上横头坐，翠涛左边一席坐，癖谷右边独坐，你随翠涛坐，桃姑娘、李姑娘下边陪客。』竹曰：『我喜同翠涛坐。雪香你在右边独坐。』雪香不可，松曰：『这又不是请客，雪香你就坐下。』坐毕，酒饮数杯，柳曰：『啞酒难吃，我等赌拳索战罢。』松曰：『快事，快事。我就与你来。』柳输松一筹，竹曰：『细柳营真不济事，待我整齐队伍，战退大树将军。』遂与松战，松输一筹，呼雪香曰：『淇园竹箭射退吾军，可速截住。』雪香与竹战，竹输一筹。雪香曰：『望风而降，真势如破竹矣。』竹曰：『吾

将教吴官美人品。』谓桃曰：『你与我擒此骁将。』雪香也输一筹。竹曰：『梅将军今日于娘子军中，弃甲曳兵走矣。』松、柳大笑，柳曰：『桃姊唐突梅郎，该敬酒一杯。』桃立起身来敬酒，雪香曰：『酒厚了，不敢领。』桃见雪香吃了些酒，面色微红，真似桃花瓣儿一般，好生爱怜，遂移坐雪香身旁劝酒。竹笑曰：『我叫雪香独坐右边，留虚席以待桃姊久矣。』桃复劝以酒，雪香固辞。李曰：『待我敬梅相公一杯。』桃曰：『看你脸面何如？』松曰：『雪香醉了，也只一杯酒，莫却了他二人的意思。』雪香遂一饮而尽，李复敬雪香一杯，雪香只不肯吃。柳谓李曰：『梅相公既不吃不必相强，我替他喝一杯吧。』松曰：『触动了我的诗情。』柳曰：『翠涛豪爽，定有警句，我当洗耳。』松曰：『《牡丹亭》有句云，不是梅边是柳边。与方才李姊敬酒情景宛合。』合座大笑。桃曰：『《牡丹亭》词曲甚好。』柳曰：『你们吹唱俱佳，何不歌一曲侑酒。』桃曰：『恐污相公们耳哩！』松曰：『我最喜听清音。』竹曰：『我也略知一二，试歌一曲听听。』桃乃吹长笛，李弹琴而歌：

晓挂芙蓉帐，有十分思忆，十分惆怅。不曾相别，相别如何样。恨鸡鸣日上，不等鸳鸯情畅。今早分离，又是何日何时再了前账。看眼底情人难倚傍，问今宵哪个成伉俪。新旧闲愁，一夜一回偿。有谁铭臍脏，度尔烟花漂荡。偶作新词待卿，卿按节时启

朱唇唱。右调《梦芙蓉》

歌毕。松曰：『真是响遏行云，畅快！畅快！』竹曰：『我细聆此曲，其词绝佳，不知是何人作的？』桃曰：『我们歌新词，不歌旧词，这就是柳相公从前作的。』松曰：『曲江风流令人雅慕。』李曰：『我看相公们都是才子，何不也各作一首，使我们唱唱。』松曰：『使得。』遂填《南乡子》云：

日暮警重梳，卖笑春风待阿奴。几度唤郎，郎面本生疏，陌路都成井蒂菜。竟夜任欢娱，此际谁怜瘦弱躯。纵使相怜，情义总模糊，应共鲛人泣泪珠。

柳曰：『翠涛凄音促节，哀感顽艳，洵是才人之辈。』龘谷，你也作一首看。』竹乃填《百字令》一阙云：

当楚桃李为谁春，小小芳龄二九，卖笑门前迎好客。苗唱笙歌，尽有裙底风流。眉尖娇媚，二美传人口。金樽捧处，竞看双袖纤手。只恐南打天桃，风摧绮李，瘦比章台柳。昔日繁华争美处，到此不堪回首。酒地凄凉，花场冷落，兀自抛红豆。琵琶惯抱，积愁谁与分割。

松曰：『龘谷真欲泪落青衫矣。』竹曰：『雪香作一首，想必更佳。』雪香曰：『不作也罢。』松曰：『都作了，你如何不作！』雪香遂提起笔，填《满江红》一阙云：

偶过青楼，见两树、娇花嫩蕊。装就的、倚门含笑，拈花自喜。金爵钗簪云雾鬓，秦珠几粒垂双耳。听当楚，个个说风流，新桃李。乍相识，便呼姊。欢笑处，竟如此。我偏嫌脂粉，为花羞死。座有东邻情不迤，世无西子难夸美。笑生平、俊眼太孤高，谁堪视。

松笑曰：『雪香欲遇西子，悔不早生于余年，泛西湖去。』桃曰：『相公所作词曲都佳，我无所酬，但持杯酒为敬。』雪香曰：『我实不饮。』松曰：『天色将晚，略饮数杯回去。』饮毕，桃、李二妓送四人出。桃私谓柳曰：『梅相公好个才貌，可惜不知风流情趣。』柳曰：『年纪还幼。』四人遂别二妓而行。

第六段 柳曲江赞美人 梅如玉怜好梦

松、竹、梅、柳出院，复到柳家。松曰：『我先虑雪香走到烟花队里，把持不定，不意不言不笑，竟酸到这地位了。』竹曰：『雪香今日，正是乡里人与妓，焉能不为苏公所笑。』松曰：『雪香少年老成，我辈真不能及。』雪香曰：『非也！我只道青楼妓馆，必是绝色，方能引人游赏，谁知这两个尽是一些脂粉气，闻之令人欲呕，怎能动我风情。』柳曰：『这两个虽未脱尽脂粉，然也是教坊渠魁。雪香眼孔大高，就难说了。』松曰：『与此辈交接，原是水月镜花，只要稍有风韵，偶尔作盆景玩赏也。可恰情雪香持论太苛，吾恐风月场中绝无插脚之地。』柳曰：『雪香如此着眼，未知嫂夫人如西子否？倘是无盐将如之何？』零香曰：『事关伦纪，又当别论，虽陇原北成亦与诤好。除此之外，不是倾国倾城，决不待以青眼。』竹曰：『雪香到底寡情。』

雪香曰：『若遇绝世佳人，我比尔等用情更深，惜未得一见耳。』柳曰：『雪香，倒有一个绝世佳人，去此不远，我几乎忘却了。明日与你赏识、赏识。』雪香曰：『是甚人家？』柳曰：『也是妓馆。』雪香曰：『败柳残花哪有佳处。』柳曰：『不可一概而论，我试说与你听。北去十余里，有一院名销魂院，往来俱是豪贵。院中有丽妹十余人，皆是到处选来。』雪香曰：『何若是之多？』柳曰：『此不过与桃李相上下，不足为雪香道。别有一室名延秋馆，独居一妓，姓桂名蕊，字月香。举止端庄，性情幽静，不与群妓为伍。诗词歌赋无一不佳，书画琴棋无一不妙。只是欲求一见，便有两不得，两不能。』雪香曰：『何谓两不得？』柳曰：『非数十金不得，非文人才子不得。』雪香曰：『何谓两不能？』柳曰：『欲荐枕席不能，欲稍与褻狎亦不能。』松笑曰：『曲江说诳，两不得犹可言也，两不能想未必然。』柳曰：『若是粗人俗客到馆，谅她难保其贞，但所接者尽是文人才士，一见生怜，自不忍相强，即如我去年，曾去一回，与之坐谈，竟日自觉惜玉怜香之情难已，朗云暮雨之念转消。翠涛，你回去一回方知，我非说进也。』竹曰：『倘俗客要见若何？』柳曰：『彼嫉俗子若仇，相见仅同木偶。俗人只贪裙边风味，哪识真色，又何乐以数十金与木偶相见哉！』竹曰：『鸨儿若得她宿舍，真是大大钱树子，所获岂止数十金。何不听其自便。』柳曰：『彼系鸨儿爱养，非不欲其宿舍，但一言及彼，遂寻死觅活。鸨儿恐其短见，并连一见可获数十金也没有了，因此不敢强勉。』松曰：『曲江虽是如此说，我终不信。』柳曰：『不信由你，一去便知。』雪香曰：『果如曲江言，我真欲往，惜乎无数十金耳。』柳曰：『是在我。』竹曰：『曲江与雪香尚是新知，何敢以重费相烦，此事我当任之。』松曰：『此番为雪香而去，费金我当与齰谷共任，但我难为役，齰谷任之，诚是何敢累及曲江。』柳曰：『这却无妨。』四人订期而散。

雪香归，独坐索笑斋，将信将疑，默默无语。少时，凭几而卧，忽见竹自来，呼曰：『雪香，独坐无聊，何不踏青去。』雪香遂偕竹出门，果然一路风光，赏心悦目。行至一处，忽见舍宇壮丽，闹闹甚高，心知是豪贵人家。信步直入，绝无障碍。行过数重中，有一园，湖山掩映，迥异俗境。数珠垂丝海棠，倚着茶蘼架边。雪香立住玩花，回头忽见美人着杏黄衫，凭栏拂鬓见客，毫不躲